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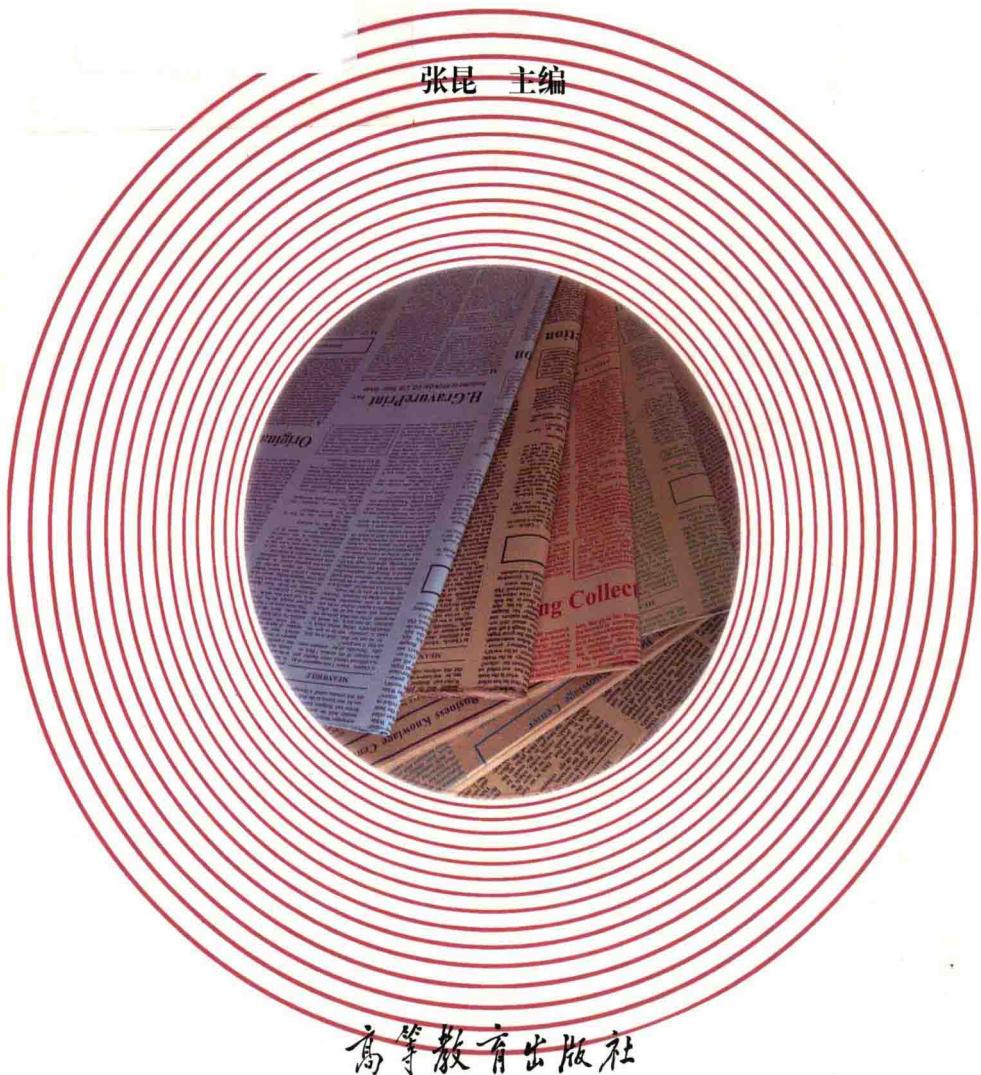
iCourse · 教材

资源共享课

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外国新闻传播史

张昆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

外国新闻传播史

Waiguo Xinwen Chuanboshi

张昆 主编

参编者(按姓氏笔画为序)

张继木 陈勇 陈世华

陈艳辉 周宏刚 胡玲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为新闻传播学科专业核心课程“外国新闻传播史”编纂的专用教材。编者立足于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外国新闻传播史”网站和资源库，根据最新课纲对于知识体系变革的要求，重构了外国新闻传播史体系。在时间上，起自人类的形成，下迄当今的移动互联时代；在空间上，覆盖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内容层面，则遵循新闻事业、新闻制度及新闻思想三位一体的编写原则，建构了全新历史体系的三维空间。与过去同类教材相比，本书的特色，首先是拓展了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视野，纳入了一些前人没有涉及的内容，如电影、新闻教育等；其次是没有满足于新闻传播历史的线性呈现，而是注意到了新闻传播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统一；最后，尝试着在陈述事实、条分缕析的同时，解读事实背后的原因。

本书除了适合高校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核心教材之外，还可供研究生、新闻从业人员学习研究之用。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外国新闻传播史 / 张昆主编.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16.6

ISBN 978-7-04-044280-9

I . ①外… II . ①张… III . ①新闻事业史 - 外国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 ①G21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7542 号

策划编辑 武黎 责任编辑 武黎 封面设计 杨立新 版式设计 范晓红
责任校对 刘丽娴 责任印制 赵义民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开 本	787mm×960mm 1/16		http://www.landraco.com.cn
印 张	33.7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610 千字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定 价	4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428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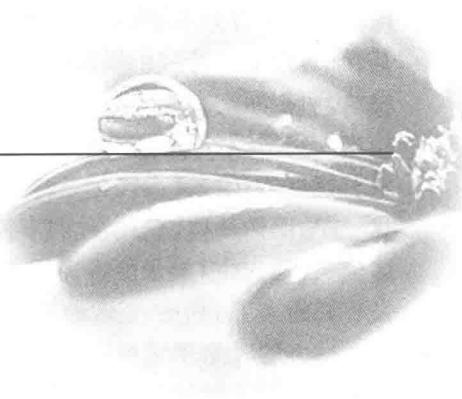
目录

绪言	1
第一章 新闻传播的起源	19
第一节 人的出现与人类社会的形成	20
第二节 口语传播	23
第三节 文字传播	28
第四节 古代的传播智慧	34
第二章 印刷传播的产生	45
第一节 印刷技术的发明与传播	46
第二节 近代报刊在欧洲的起源	51
第三节 殖民活动中近代报刊的扩散	55
第四节 集权主义报刊思想与新闻传播控制	61
第三章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	67
第一节 报刊与革命的结合	68
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报刊	70
第三节 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报刊论战	74
第四节 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形成	85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与政党报刊的传统	99
第一节 政党报刊的兴起	100
第二节 政党报刊在政党政治中的角色	107
第三节 政党报刊的式微	110
第五章 报刊的大众化、低俗化浪潮与独立报业的崛起	115
第一节 廉价报纸的兴起	116
第二节 报业低俗化	126
第三节 独立报纸的崛起与坚守	135
第六章 报业垄断的进程	141
第一节 报业垄断的历史背景	142
第二节 欧美主要国家的早期报团	145

第三节 报业垄断的发展	151
第四节 报业垄断的结果和评价	167
第七章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	173
第一节 早期工人报刊的兴起	174
第二节 无产阶级政治报刊的出现	181
第三节 无产阶级党报的发展	190
第四节 社会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的发展	195
第八章 通讯社的诞生、发展与演变	207
第一节 通讯社的应运而生	208
第二节 通讯社的发展和演变	218
第三节 新媒体环境下主要通讯社的发展策略	229
第九章 电影与新闻传播	233
第一节 电影的兴起	234
第二节 纪录电影	239
第三节 电影与传播软实力建设	252
第十章 广播的诞生与发展	257
第一节 广播事业的诞生	258
第二节 广播体制与广播事业的发展	265
第三节 对外广播与国际关系	283
第十一章 电视的诞生与发展	291
第一节 电视的发明与发展	292
第二节 四种电视事业体制	297
第三节 主要大国的电视事业	304
第十二章 战争阴云下的新闻传播	313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新闻传播	314
第二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新闻传播	324
第三节 战争中的新闻人	342
第十三章 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新闻传播	349
第一节 冷战的出现与国际传播力量的加强	351
第二节 两大阵营的新闻传播	355
第三节 两大阵营的对外广播	364
第四节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改革及其解体	370
第十四章 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与世界新闻新秩序的愿景	383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传播	384

第二节 世界新闻传播的不平衡和新秩序	400
第三节 发展传播学的诞生和演变	408
第十五章 专业自觉：院校教育、社会责任与行业自律	419
第一节 院校教育的发端	420
第二节 社会责任论的提出	426
第三节 自律组织的建立	434
第十六章 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	443
第一节 互联网技术的兴起与发展	444
第二节 新媒体的崛起	453
第三节 媒介融合与传统媒体的转型	462
第四节 大数据与新闻传播	471
第十七章 互联网传播与社会变革	479
第一节 互联网传播推动生活方式的变革	480
第二节 互联网传播推动社会观念和行为的重塑	482
第三节 互联网传播推动政治变革	486
附录一 外国新闻传播史大事年表	492
附录二 图片史料	505
后记	527

绪言



在一般的意义上，新闻与历史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当下，一个是遥远的过去。在大学教育阶段，历史学科与新闻学科也不归属于同一个学群。但是，几乎所有国家的新闻传播专业都设立了作为专业核心课程的新闻传播史。这一现象看起来似乎怪异，其实不然。

要解读这一现象，有两个人的见解可以给我们启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给徐宝璜教授的《新闻学》作序，序言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虽然，新闻之与史又有异点：两者虽记以往之事，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愈新愈善，其异一；作史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之于俄顷，其异二；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其异三；是以我国虽有史学，而不足以包新闻学。”总之一句话，新闻与历史同源而殊途。第二个人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叫卡尔·贝克尔，他在《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一文中说：“每个普通人，同你我一样，记忆种种说过做过的事情，并且只要没有睡着也一定是这样做的。假定这位‘普通先生’早晨醒来而记不起任何说过做过的事情，那他真要成为一个失去心灵的人了。……正常地说来，这位‘普通先生’的记忆力，当他早晨醒来，便伸入过去的时间领域和遥远的空间领域，并且立刻重新创造他努力的小天地，仿佛把昨天说过做过的种种事情联系起来。没有这种历史知识，这种说过做过事情的记忆，他的今日便要漫无目的，他的明日也要失去意义。”^①这两个人的话，其实表达了三点意思：第一，新闻与历史有不解之缘，新闻与历史同源而殊途；第二，新闻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如同世间万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第三，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所从何来，就把握不了今天，认识不了今天，也就失去了未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各个国家不同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均把新闻传播历史纳入到专业的核心课程体系之中。

历史与新闻传播史

历史，对于有一定知识储备的人来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根据 1880 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的解读，从广义上讲，历史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从第一层意义而言，历史指的是一切事物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按照事物的不同性质，人们一

^① [美]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转引自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3—154 页。

般将其划分为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通常意义上使用的历史概念,主要是指人类社会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即与自然界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发展过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①自第二层意义而言,历史又是对人类以往历史过程的记录、诠释,对人类过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这种记录、诠释、总结和探讨,乃是社会科学赖以确立的基础。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大领域,历史学的学术积淀最为深厚,韵味悠长。在古希腊、中国的春秋时代,就出现了最早的一批历史作品。由于人类的历史沿着螺旋式上升的轨道在进化,历史科学的体系亦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善。历史学之树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从空间维度看,有本国史、外国史、世界史(全球史)、宇宙史等不同领域;从时间维度上看,有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等不同阶段;从内容维度看,有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科技史、交通史,还有新闻传播史等部门。这三大维度及其不同要素的组合,让历史科学成为引人兴味的万花筒。

新闻传播史学正是历史科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随着近代报业的出现而形成的历史科学之树的一个新的分支。另一方面,对于新闻传播学来说,新闻传播史学又是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一般把新闻传播学看成是由理论新闻传播学、应用新闻传播学和新闻传播史学三大块板组成的知识体系,而且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科学,又是从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开始的。可见,新闻传播史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将新闻传播学与历史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新闻传播史学的发展进步,有利于提升作为其母学科的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的整体水平;而历史学、新闻传播学奠定的学术基础,又制约着新闻传播史学发展的空间。

新闻传播史是历史科学之树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其本身又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小宇宙。在空间的意义上,它可以分为本国新闻传播史、外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及不同国别的新闻传播史;在时间意义上,还可以将人类新闻传播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如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部分,或口语传播、手书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等五个时代;就媒体界别而言,又有出版史、报业史、广播电视史、电影史、网络传播史等。一部人类传播的历史纵横数万里,上下千万年,覆盖全球,统摄众生。要建构一个疏而不漏、体系谨严、纲举目张的知识体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8 页。

新闻传播史体系

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系统结构看似混沌，实则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我们可以把人类历史看成大洋上漂浮的一座冰山。展现在我们面前、能够为我们所直接感知的只是冰山的山顶，其水线下的主体部分还有多层结构——至少还有山腰、山麓部分，远比我们能够看见的山顶要大得多，如果不潜入水下，实难窥见其真实面目。所以，仅仅只是看到了山尖，决不等于了解全部。新闻传播史是人类社会整体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由一系列复杂因素或层次组成的有序的系统结构。所以，新闻传播史研究不能满足于“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它。”^①借用托波尔斯基的话来说，新闻传播史也呈现出三个密切相关的层次，即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三者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其中新闻传播事业属于漂浮于水面的冰山的山尖，而新闻传播制度则是水线下的主体部分，新闻传播观念则是一个理论层次，是对于前面两个事实层的深度注解。但是，传统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从总体上讲陷入了神秘的整体性经验，仅仅关注了新闻传播史本身的整体性，看到了各种要素的相互纠缠，但是没有尝试着对整体进行解析，而且试图将整体的历史归结为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② 所以这种描述看起来很完整，却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东西。而这被漏掉的东西，对于完整地解释新闻传播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要提升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境界，必须对这种混沌的整体进行深入的剖析。英国著名历史学者阿诺德·汤因比说：“如果不在思想上对宇宙加以条分缕析，我们就无法表达，无法思考和行动。如果我们重新陷入这种整体性的神秘经验，我们就无法继续思考和行动。因此，我们必须分解和歪曲地呈现现实，这样才能在我们所发现的真理的指引下行动与生活。”很显然，这种解析并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在更高的意义上再现整体。所以汤因比说，“思想只要一启动，就会把现实打碎，但马上又会把现实加以组合。”^③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同样也面临着这一重要的课题，需要使用解析的办法，分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混沌的整体。

但是这种分解无疑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扭曲地呈现历史的面貌，或者割裂各

^① 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② 这一点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一系列新闻史教材的名称上看出来，不少新闻史教材都冠名为“××新闻事业史”。

^③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本），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

个片段之间本来就存在的不能分离的联系,这是历史学向深度进军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笔者以为,对新闻传播史整体的简单易行的分解是三分法:即将新闻传播史分解为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三个层次(子系统或组成部分),它们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循此而观察新闻传播史,给予我们的将是全然不同于过去混沌的整体观。

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冰山之巅——新闻传播事业。我们置身于信息社会,被媒介化环境包围,信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任何人都摆脱不了媒介的纠缠。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能够离开城邦的人,非神即兽。不管我们是否乐意,媒介总会融入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意识和行为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事业是我们生产、生活中无法回避的认识对象。由于我们的认识规律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近到远,我们对人类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自然也会从简单的易于把握的新闻传播事业着手。新闻传播事业成为新闻史学者最早的基本的研究领域,是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的。新闻传播事业本身又是一个完整的子系统,其组成要素包括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技术、新闻事件等。新闻传播媒介有传统的报纸、期刊、广播电视、通讯社以及新兴的网络、手机媒体等,这些媒体产生、发展、沿革的历史,是新闻传播事业史的主体。与此相关的还有,媒介传播业务的变迁,如编辑业务、采访报道业务、发行广告业务、经营管理业务的变化,这些内容共同汇集成了新闻传播媒介的历史。新闻传播技术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最吸引人的要素。技术的进步不仅决定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信息传播的速度、清晰度,甚至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从口头传播时代到手抄传播时代,进而到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乃至今天的网络传播时代,传播技术本身就是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关键节点。在新闻史的长河中,由新闻传播媒介及其从业者主演的新闻事件,始终是引发后人思古幽情的主要兴奋点。英国报人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特别是争取自由报道国会新闻的斗争,美国独立战争前殖民地时期的“曾格案件”,欧洲大革命时期革命派报纸与保皇派报刊的激烈论战,几乎是所有新闻史著述大书特书的内容。所有这些,是新闻传播史的实体部分,抽去这些内容,新闻传播史就无法站立起来。但是,在新闻传播史体系中,它毕竟只是“冰山一角”。其高度、广度及其内涵,主要是由“水线”下的基础部分决定的。

一个国家或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水平,报纸、广播电视台的普及率,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新闻媒体政治参与程度的高低,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发挥,新闻从业人员的活动空间的大小等,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所在国家的制度安排是直接相关的。不同国家传播媒介的法律

地位、新闻媒介与权力系统的相互关系、新闻媒介的所有制差异及各种政治文化禁忌等，都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其新闻传播事业及新闻传播活动的面貌。所以，要解读一个国家或地区新闻传播的历史，揭示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必须透过表层现象，进入到“水线”下面，深入到制度的层面。从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不同的视角，解读各种制度因素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决定性作用。考察新闻传播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从特定社会政治体系的宪政安排、经济上的所有制结构、法律上的保护宣示和禁区设置、道德上的规范准则和自律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研究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史的人都知道，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实体中，同样的制度形式下可能会包含着决然不同的实质内容。梁启超曾感慨地说：“政治组织上的形式，其实无论如何，和实际运用都不能相同。比如中华民国约法，现在似乎仍旧有效。但具文的约法和实际的政治，表面和骨子，相差不知几千万里。若从《政府公报》看，中央政府似乎很强有力，吴佩孚、张作霖亦得禀命中央。如打破了南口，许多威武将军都是由吴、张上呈文，由内阁发表。事实上，骨子里何尝如此？一切大权都不在内阁，吴、张上呈文亦等于一纸命令”^①。反映在新闻传播方面也是如此。在当今世界近两百个国家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宪法中承诺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但实质上能够做到的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几乎所有国家的新闻媒体都有监督政府的职能，但是其发挥的程度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制度安排，尽管有本质与形式上的差异，但是绝对不能否认其历史的继承性。正如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②制度安排确定了新闻传播历史展演的舞台空间，规范着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行为，没有制度的支持，新闻传播事业就失去了立身之基。

同时，我们还须注意，不管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社会的主体都是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③作为历史主体的人，都处于特定的社会地位，有着特定的利益诉求，具有特定的思想、意识、情感。正是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成为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不是无意识的梦游者般的行为，而是基于特定立场和利益的自主的有意识的行动。梁启超曾经作过如此的表述，“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因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299页。

^② 《论语·为政》。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①对此,恩格斯做过更精辟的解读,“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②每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做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从而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闻传播史也是新闻从业者及相关者自我意志的产物。虽然不是每个新闻从业者或相关者都能如愿,在个体意义上,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潮、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意识、相关者对新闻媒介的角色期待、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等,在相互交错、冲突、融合中形成合力,会在无形中划定新闻传播进化的轨迹,推动着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演进。因此,如何建构适应社会需求的新闻传播制度、设定新闻传媒及从业者的活动空间、划清公共权力与新闻传媒领域彼此的界限、规制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业行为等,都是在一定的新闻传播观念的影响下实现的。新闻传播观念的历史是一个“边界不定的研究领域,它需要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等为它营构一个叙述的背景,也需要研究者在种种有文字的无文字的实物、文献、遗迹中,细心地体验思想所在的历史语境。”^③当然,一定时期的新闻传播观念,归根结底是一定时期新闻传播实践的产物,是新闻传播从业者及相关者对新闻传播活动的能动的反映。而且这种观念未必总是以完全理性化、系统化的形式展现,在许多场合甚至以具有浪漫情调的幻想出现。但它对于解读那个时代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历史学家赫伊津主张:“文明史应当像重视人口、税收数字和经济史一样,重视对美的梦幻和浪漫的幻想。”他又说:“当代人生活于其中的幻想具有一种真理的价值。”^④这种幻想连同系统化、理性化的思考,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新闻传播活动的展开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因此,完全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透过新闻传播的表象,穿越新闻传播事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③ 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④ 转引自J·勒高夫、R·夏蒂埃:《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业、新闻传播制度的屏障,潜入到更深层的观念部分,这样才能科学地解读、全面地展现新闻传播发展、进化的完整脉络。

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及新闻传播观念的交融,形成了多维的一体化的新闻传播史。研究新闻传播史,必须首先正视历史发展演进的整体性,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子系统的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则是整体对部分的制约,即多维整体的新闻传播史对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的影响。单一的子系统的发展进化,不能离开整体的背景,更不能忽略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也就是说,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变化,难以从其自身得到圆满的解释,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亦然。只有在相关子系统的互动和彼此制约中,才能全面地揭示其进化的动因及其规律。

新闻传播史演进的规律

和人类社会历史及其他专门史的演进一样,新闻传播史也有其自身的进化规律。我们“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①这一规律,表现为新闻传播史演进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即各种新闻历史现象的重复性与常规性。只有尊重这一规律,才能顺势推动新闻传播的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新闻传播史规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人类新闻传播史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具体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上演的历史话剧,虽然异彩纷呈、个性鲜明,但是透过复杂的新闻现象,在媒介演变、人事兴替以及环境互动方面,还是可以看见一些普遍的共同的规定性,这种共性贯穿于人类新闻传播史的始终。换言之,新闻传播的历史,实际是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运动过程。新闻传播史的共性,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着眼,至少有如下表现:首先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同一性。不同国家、民族的新闻传播史,在起点上可能完全不同,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也会表现出迥然的差异,但是几乎所有国家、民族的新闻传播,其发展历程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其次是市场、技术对新闻传播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影响。不同地区、国家、民族新闻传播的发展水平,都受到市场条件和传播技术的制约。一个市场规模偏小的国家或地区,其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空间就比较有限,即便其经济发展水准高,人均GDP高,其印刷媒体的发行量、广播电视媒体的收视群体,必然会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

到先天不足的市场约束。再次是新闻传播媒介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媒介的集中垄断。最后是新旧媒介的共生关系。新闻传播史的不同阶段,其主导性媒体大不相同。随着历史的进化,新的时代取代旧的时代,新的主导性媒介取代旧的主导性媒介。但是主导性传播媒介的轮替,不等于旧的主导性媒介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在新的传播格局下,新的主导媒介和旧的主导媒介是可以共生共存的。在印刷传播时代,手抄新闻书并没有消失,电子传播时代,报纸仍是传播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尽管新旧媒介之间存在着竞争,但他们之间不能够彼此完全替代,而是“共同演进与共同生存”。^①

新闻传播史的共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同一类型的传播现象、传播媒体、传播事件、传播思想或流派,往往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所以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文化空间,新闻传播史的演进还会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个性,新闻传播媒介的功能和活动空间,也会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而论,虽然不同民族、国家的新闻传播史进化,都经历了口头传播时代、手抄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而且这种顺时进化的态势是不可逆的。但是在不同的民族、国家,这些阶段进化的时程却先后有别。在绝大部分地区,手抄传播的历史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就开始了,但是在非洲、大洋洲的一些原住民部落,直到被文明社会发现时,一直以口头传播为其基本的交流手段。近代报刊的起源也是如此,欧洲地区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诞生了近代报纸,而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则要晚一两百年。新闻传播史的个性差异,源于新闻传播所置身的外在环境和不同主体间的差别。以新闻传播为主体的外部世界,便是传播系统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环境。一部新闻传播史,实际是在传播与环境的互动之中实现的。新闻传播发展的动力及其个性既在传播活动与传播媒介自身,又与传播所置身的环境有关。共性与个性的矛盾贯穿于新闻传播史的全过程。一部新闻传播史实际是共性(统一性)和个性(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共性与个性是统一的,新闻传播史的共性存在于复杂的多样性之中,而新闻传播的多样性又自始至终地暗含着历史共性、统一性。它们虽然性质不一,但互不排斥,彼此包含,形成了辩证矛盾的统一体。

2. 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统一的规律

横向发展赋予纵向演进以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空间,而纵向演进则给横向发展以历史的深度。所谓纵向发展,是指在传播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传播方式

^① [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体》,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与传播系统的变革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更迭。^①这种更迭的进程与单向度的时间流逝咬合在一起。在时间上,历史从过去走到现在,并且趋向未来。人类正是搭乘时间之舟实现了文明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这是就新闻传播史的一般进程而言的,在社会的各个专门领域,或者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歷史发展方面,这种纵向演进的特性更是明显。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曾有精辟的论述:“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②这里所谓的世代交替,和后代对前人成就的利用,是在由过去通向未来的时间隧道中实现的,也就是说,历史正是随时间而变得成熟、丰富起来的。所以对历史学家而言,遵循时间顺序,“根据时间箭头把事件一个接一个连在一起”,“确定事件发生的日期和事件在时间中的前后序列”,是“最重要的”,^③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以前的历史学家及其作品,几乎一致地将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纵向的线性发展过程。从社会形态上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力方面是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从信息传播的演进来看,是口头传播时代→手书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网络传播时代。应该说,历史的发展是沿着时代的长河纵向推演的,但是历史在向纵深推进的同时,也有一个横向拓展的问题。从家庭到村庄再到部落,从部落到城邦进而到多民族统一国家,从单一国家到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人类在文明进化的征途上不断跋涉的同时,其活动的舞台也随之扩展,视界也随之开阔。这就是说,历史的纵向发展是绝对的,但是这种纵向发展总是有内涵的发展,每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总有它的横截面。这种横截面是特定时期人类生活的完整画卷。这种画卷是以纵横交织、密不透风的丝网构成的,它是一个整体,而不是“零零碎碎”“片片断断”的东西。维科在《新科学》中,从爱的延伸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人在野兽状态中只爱他自己的幸福;娶妻生子之后,他在爱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也爱其家人的幸福;进入社会生活之后,在爱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也爱社团的幸福;在统治扩展到多个民族之后,他在爱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也爱国民的幸福;当诸国民由于战争、和约、联

^① 李植楠:《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4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③ [法]雷梦·阿隆:《论治史——法兰西学院课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2页。

盟和通商结合在一起之后,他在爱自己的幸福时,也爱整个人类的幸福。”横向发展是历史进化的大趋势,联系和互动则是其基本的内容。所以历史学家不能满足于纵向地叙述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应该通过对人事及不同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揭示,来重建或再现一种广域空间的文明或文化。

推动新闻传播史横向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进步,在当代社会则表现为大工业的发展和全球性新闻传播网络的形成。正是“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①战争也是推动历史横向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战争,古代小国林立的格局就不会打破,就不会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出现,就不会有殖民活动和民族间的杂居,虽然战争使人类付出了难以计量的生命代价,但是它在推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宗教、文化和新闻信息的交流。这种交流,借助于全球性的传播网络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民紧紧地联在一起。这是打破民族、国家壁垒,推进民族融合的基本武器。

可见,人类新闻传播史实际包含了纵向演进和横向发展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或者说存在着两条主要线索或途径,即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李大钊早就告诫我们,对人类社会既要纵着看,也要横着看。这是因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②这两条线索或途径,并非是并行不悖,互不相关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发展基础,这就是生产力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人类交往的发达程度。但是这两者在其基本指向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纵向发展是人类社会沿着时间的阶梯向上攀爬,不断地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飞跃;横向发展则使人类的生活空间日益扩大,视野日渐开阔,实现从家庭→村庄→部落→城邦→国家→国际社会的过渡,实现从民族史→地区史→国家史→世界史的发展。横向发展在时间系列中实现了它的终极价值,纵向发展则为横向发展指明了方向。没有横向发展的依托,纵向演进的深度和高度是有限的;同样,没有纵向发展的积累,横向发展的空间也会受到制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4 页。

^② 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